

#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起源、演变与发展趋势<sup>①</sup>

刘膺博<sup>1,2</sup>, Martin Lockett<sup>2</sup>

(1.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2. 宁波诺丁汉大学,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在英国大学的院校自治和外部评审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制行为。自20世纪末期实施以来,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经历了全面审验的院校审计、过程导向的院校评估与结果导向的院校评估三个发展阶段。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即质量保障目标趋于以学生为中心、质量保障态度日趋开放以及质量保障权力由二元控制转向多元共治。

**关键词:**质量保障制度;质量准则;院校审计;院校评估;学术标准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0)07-0116-07

**DOI:**10.16697/j.1674-5485.2020.07.017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是英国学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维护英国高等教育学术标准、促进院校质量为使命。<sup>[1]</sup>《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Quality Code for Higher Education)是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基石和行为准则<sup>[2]</sup>,为英国高等教育确立了基本的学术标准和质量目标。在过去20年间,英国共发布了三部关于质量制度的文件,其文本的演进过程较好地诠释了质量保障制度对院校质量保障方法、控制边界和介入强度的变迁,揭示了质量保障制度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路径、方式以及质量权力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和转移逻辑。本文以《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的文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结构、话语内容、语言陈述方式、关键词为分析线索,配合讨论文本效力时期的质量评估方法,探索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起源、演变逻辑和发展趋势。

## 一、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起源

### (一)英国大学的院校自治与外部评审制度

英国大学自中世纪诞生就秉承自治传统,王室颁发特许状(royal charter)向院校授予大学地位。持有特许状的高等教育机构须遵循普通法并履行相应义务,但享有自我规制权力(self-regulation)<sup>[3]</sup>,无需向政府汇报其内部事务。从而,每一所持有特许状的英国大学在法理上都被赋予了院校自治权(autonomy)和学位授予权(degree awarding power),有权对学校的学术事务实施管理。

在享有自治权的同时,院校也须履行相应的质量义务,以保证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达到适当水平。作为回应,英国院校一方面通过自我规制

收稿日期:2019-12-30

①基金项目:浙江省高等教育“十三五”第二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外合作大学思政课‘一主两辅’式教学方法体系的建构研究”(jg20190466)。

作者简介:刘膺博,北京大学博士生,宁波诺丁汉大学规划处主任;Martin Lockett,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组织内部建构了一套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内部质量保障方法<sup>[4]</sup>;另一方面,通过搭建外部评审制度(external examiners)保证大学与外部的学术连接关系,以疏解自我规制可能引发的院校行为局限性和盲目性风险。外部评审制度是大学主动邀请外部学术同行介入院校内部学术管理活动的方法,其应用主要表现在教学活动的考试测评和新专业设置阶段。长期以来,外部评审制度在保持和维护英国高等院校学术标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功能。但随着英国高等教育机构数量的增加,外部评审制度虽然在整体上能够维护院校的学术标准,但不同院校对外部评审制度的实践方式存在显著差异<sup>[5]</sup>,这便导致该方法在不同院校间保障效果的差异性。此外,外部评审制度还难以实现不同院校相近专业学术标准的可比性<sup>[6]</sup>。因此,英国高等教育需要一个新的系统对外部评审制度予以规范,确保这一具有英国特色的质量控制方法的有效性。

##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兴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步入大众化阶段。快速激增的学生群体和教育机构加剧了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这种快速发展也引发了教育质量的潜在风险,加剧了社会对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系统性担忧。同一时期,新公共管理运动浪潮席卷英国。与所有公共领域一样,高等教育受到来自公众问责的持续压力<sup>[7]</sup>,公众要求高等教育提供关于质量和经费使用效率更多的公开信息和证据<sup>[8]</sup>。而在传统的英国院校自治背景下,质量属于大学内部事务,大学外部人员对院校质量信息知之甚少,这就导致普遍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和公众不信任的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英国传统大学的治理方式提出挑战,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产生就成为一种必然。

为了抵制可能出现的政府规制,英国院校内部首先主动做出回应。1990年,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Vice Chancellors and Principals, CVCP)在其组织框架内部成立学术审计小组(Academic Audit Unit, AAU),以财务审计的方法审验大学质量与国家标准的一致性,追索院校质量达成的路径和过程性方法。<sup>[9]</sup>然而,这一举措却未能化解这场公众信任危机,英国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先后根据各自的问责目标对高等教育展开了评

估。由于部门间行动方式的独立性,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校需要同时接受来自高等教育经费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HEFC)和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Council, HEQC)分别针对学科和院校质量开展的两种独立评估活动。虽然两项评估的目的和对象不同,却采用大量重复的评测手段和非统一的评估标准,评估结果可比性差,高校承担了繁重的评估负担<sup>[10]</sup>,受到院校的广泛质疑和批评。在这一背景下,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于1997年成立,基于审计和评估为主要手段的质量保障方法逐步确立成为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制度。QAA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而非政府机构,但作为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质量评估单位,其评估活动通常受到政府委托<sup>[11]</sup>,因此质量保障制度也被视为一种政府性保障。

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并未取代或试图取代英国传统的外部评审制度实施的质量保障方法,但同时针对外部评审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底层规范和强化了评审制度的基本内容、流程和方法等制度实践的一致性问题,提升了外部评审制度的有效性。因此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制度在本质上是对院校自治传统的回应和保护,通过审验院校既有质量控制机制的可信赖性<sup>[12]</sup>,确保院校正确和能够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力。从结果看,质量保障制度不仅建立了英国院校自治与外部的连接关系,增强了公众和政府对于维持院校自治的信心,还回应了社会对高等教育信任建制的普遍需求。

总体来看,英国质量保障制度使英国高等教育在结构、过程和实践层面都被赋予了新的结构化和规范化意义。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条件和话语框架,将复杂的高等教育信息统合在一个系统内部,由此对高等教育的学术活动设定了一致的和标准化的形式和方法,使关于标准、目标和质量等多维信息可以应用在英国的快速发展和层次多样的高等教育系统中。<sup>[13]</sup>它在英国大学外部建立了一种监督机制,将院校传统的无拘束的学术权力转化为有条件的学术权利<sup>[14]</sup>,并且为英国高等教育创造了一个更高程度的开放性系统,能够与外部交流和沟通,并接受监督。

## 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演变

(一)全面审验的院校审计时期(1997—2011年)

20世纪90年代,为应对英国高等教育的二元评估困境,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成立,意在通过建立统一的质量保障框架(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整合英国高等教育领域的质量评估行为。2001年,QAA发布了学术基础框架(academic infrastructure),将HEFC和HEQC的质量目标和质量评估活动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体系内部。自此,英国高等教育开始能够在一次评价行动中完成对不同政府部门的质量审验需求。<sup>[15]</sup>英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基础框架包括四部分:

第一,高等教育学历资质框架聚焦院校维度,规定了英国不同等级的学术学位和资历授予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以及学生需要具备的一般性能力。

第二,实践准则聚焦院校维度,是院校为了维护学术标准而展开的规范性和过程性流程方法。

第三,学科基准聚焦学科维度,是某一具体专业领域教学活动需要涵盖的学术知识、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标准总和。

第四,专业设置规格兼顾学科和院校维度,是对某一具体专业学术管理方式的综合描述,内容涵盖了课程目标、课程提纲、考核以及外部专业认证的全部学术信息。

以学术基础框架为基准,QAA通过开展院校审计(institutional audit)以完成英国高等院校的质量保障。审计源于财务领域,通常指注册会计师对组织公开信息的合规性和真实性审查,在方法上通过问询、实地审查、观察和第三方确认、查验和物理分析等手段,对公司内部控制方法和潜在欺诈风险开展的较高度度的追溯。审计是财务领域最深入和最广泛的评估活动,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资源。在院校审计过程中,专家不仅要是对院校教育行为与国家标准进行逐项对照以确保其达成性,还要对院校的标准达成方法和实施过程开展全面审验,通过对组织内部质量控制系统、方法和流程的全面理解,测试院校内部制度对质量结果的保障能力<sup>[16]</sup>,进而实现对院校内部质量的促进意义。

学术基础框架是关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首部系统性文件,首次将英国高等教育在院校、学科和组织过程制度与产出等各种要素放在同一个体系内部,建构了不同质量要素之间的对话机制。然而框架内部不同文本之间缺乏清晰的逻辑脉络和关联性,看似是不同质量信息的堆砌,这便从质量保障制度内部对制度的发展提出了预期和需求,以加强制度的逻辑性和可操作性。

(二)过程导向的院校评估时期(2011—2018年)

根据学术基础框架的要求,QAA在2002—2011年间对英国高校开展了两轮院校审计。结果显示,并无公立院校取得“缺乏信心(no confidence)”的评价结果。这虽然肯定了英国院校的质量,却也导致公众对院校审计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提出质疑。

QAA于2011年正式发布《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该准则是对前一阶段学术基础框架的改进和再发展,并非全新的制度创造或制度革命。《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包括学术标准、管理过程与方法 and 信息公开三部分:

第一,针对院校设置和保持学术标准提出七项目标,聚焦院校通过内部制度、流程、记录和外部监管等安排对维持国家最低学历授予标准而开展的制度保障。

第二,针对英国高等教育的流程和方法提出11项目标,聚焦院校办学活动在课程开发、学生录取、教学、学生发展、评估、外部评审、课程监控、学生申述等维度的过程性方法对院校质量的支撑作用。

第三,针对英国高等院校的信息公开提出一项目标。

从结构维度看,《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文本和不同内容之间的因果和逻辑关系更加明确,分别聚焦院校制度、过程方法和信息公开三个不同层次,易于读者和使用者理解文本意图。从内容维度看,《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首次提出了目标(expectation)和信息公开概念。“目标”一词具有较强的指令性和引导性,明确了对院校质量的具体诉求,有助于院校对内部工作的组织和开展进行自我检查和改进。“信息公开”是院校建制公众问责和外部信任的基础,这一目标的提出显示

出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在态度和服务群体方面发生的变化,将质量保障的意义从大学内部的专业事务推演到面向外部的公共事务。然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提出的十九条目标中有十一条聚焦教育过程保障,这说明该时期质量评估的重点仍然延续了全面审计时期的过程控制方法。

为了配合质量准则的变化,英国质量保障制度调整了最初的院校审计方法,启动了沿用至今的院校评估(institutional review)。<sup>[17]</sup>相比院校审计,院校评估更多依赖对书面材料的审查和分析,减少了对院校的现场评估时间。现场评估主要聚焦材料审阅中发现的风险领域,在结果上降低了院校的评估负担。此外,进入这一时期,英国质量保障制度逐步脱离了普遍性评估,开始转向风险导向的焦点式评估。评估被视为一个长期的连续性过程,院校评估的性质、频率和深度依据评估历史表现而定,具有优秀历史表现的院校将面临更少的评估义务。<sup>[18]</sup>在评估过程中,学生的角色和重要性明显提升,学生意见和申诉开始成为英国院校质量风险的关键启动机制。

在这一时期,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演变动力来源于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外部驱动两种因素。一方面,制度在建立初期,相关的政策文本和评估方法还不够缜密,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瑕疵,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和优化需求。另一方面,质量保障制度的有效性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检验,社会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认知开始发生变化,政府出台新的高等教育政策对质量保障制度的价值观和方法提出新需求。

### (三)结果导向的院校评估时期(2019年至今)

全面的院校审计和过程导向的院校评估明显改善公众对英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信心。此时,有批评指出质量保障制度的过程性方法呈现较高的单向性,对院校产生了一定的控制,对已经具备严密内部质量保障机制的传统高校缺乏意义;<sup>[19]</sup>而部分新兴教育机构完全按照质量准则的过程和方法建构内部质量保障制度,导致院校间质量管理方法的同质性。2016年,英格兰向QAA提出终止传统院校评估的建议,仅保留对新兴教育机构、替代性教育机构(alternative provider)和海外项目的评估,质量保障制度在英国高等教育中的影响和意义开始削弱。

在新的社会需求驱动下,QAA于2018年修订并发布了新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从结构上看,准则包含目标和行为实践(practice)两部分基础内容,以及指导建议(Advice and Guidance)的附加内容。

第一,预期目标是高等教育机构在学术标准和教学质量维度需要达成的最低标准,包括学术标准目标和学习机会质量目标两部门内容。

第二,行为实践是为了实现学术标准和学习机会质量目标而需要实施的必要手段和方法。

第三,指导建议描述了一组能够达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方法,是由英国高等教育院校参照自身经验开发的一套有效的管理系统,为经验不足的教育机构提供建议,但是不具有强制性。

具体来看,新修订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去除了关于教学质量的全部过程性方法目标,只对质量结果提出预期。明确提出“学习机会质量”概念,首次将学生体验和学生支持保障放置在与学术标准目标相同的重要位置。在文本陈述方面,新准则语言精练、直接,即便不具备高等教育质量经验的教师、学生和公众也能理解其内涵和要求,这种开放态度也从结果上支持了制度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交流和友好关系。

相比前一次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演进,《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的修订更多源于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回应,不仅反映了英国近年教育产业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也对新的高等教育的自我保障能力作出主动回应和肯定,是质量保障制度在新秩序环境下的自我重新定位,是能够反映英国未来和市场发展需要的质量保障制度。<sup>[20]</sup>从结果看,这些变化进一步降低了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对院校的介入性和控制性,英国院校的自治权力较前两个时期得到大幅回升,政府对高校的质量保障进入轻触(light-touch)模式。

## 三、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

### (一)质量保障目标趋于以学生为中心

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始于对教学活动的学术标准保障。早在1963年,《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就提出通过控制考试标准来维护英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自此,学术标准始终位于质量保障制度的核心位置,关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的主要内容和实践方法都是围绕着学术标准及其达成性展开的。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持续提升。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目标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学术标准维度,通过提出“学习机会质量”目标,将对学生的保障放置在与学术标准相同的重要位置。学习机会质量强调学生在录取到毕业的整个过程,都能够获得确保其学术成功的有效支持,大学为所有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课程和学术体验。“学习机会质量”目标的提出以政策保障方式加强了学生在高等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为主,督促院校对学生的持续关注和投入,在结果上也实现了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由单一目标向二元目标的发展。这一作法以通过制度的方式,构建学生能够自觉嵌入大学治理框架<sup>[21]</sup>,是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从结果看,这一变化强化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将学生在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通过质量保障目标的方式合法化,是英国作为规制性国家对院校施加影响和控制的一种手段,显示出质量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国家机器对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系统和国家意志的服务功能。

### (二)质量保障制度公众开放逐渐扩大

英国高等院校具有自治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前,质量一直属于大学内部事务,是一个封闭的管理系统,无须向公众负责。在这一背景下,英国院校的质量信息和管理方式呈现专业导向,质量文件主要供质量管理者等专业人士使用。

2011年,《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将信息公开作为质量保障的目标之一,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加强院校的信息公开机制,及时、透明地向公众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关于院校质量的真实信息,帮助学生就高等教育的参与目的和学习价值作出决策和判断。这一目标的提出表明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在态度层面已然突破最初的专业管理聚焦,逐步具有公众意识。2019年,修订版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准则》又进一步通过调整政策文本的方式推进了制度的开放性,将最初面向质量专业人士的复杂政策,转化为具有较高公众可读性和易读性的文本,显示出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对公众的友好和开放态度。

这一变化再次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

特征,回应英国高等教育提供机构的数量和结构性变化。近年来,在传统高校之外,英国的可替代性高等教育机构与合作办学规模大幅增加。2017—2018学年,英国境内的可替代性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已达97个,本科生注册人数近5.6万人,较2016—2017学年增长8%<sup>[22]</sup>。深层的市场变化对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的公众导向提出了客观要求。质量文本不再是少数质量专业人士的读物和特权,大规模来自于非传统高校和非质量保障专业的人士需要参照并理解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和要求,完成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自我建构和价值评价。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公众开放态度需要能够反映这些市场变化和需要。

从结果看,质量保障制度的开放性改变了英国大学对于质量的封闭态度,强化了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和市场之间的沟通机制。高等教育机构通过主动的信息公开机制,加深了外部利益相关者对院校质量的信任,不仅能帮助其了解院校和完成价值判断,还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主动在其所处群体中推广自身体验和认知,促进高等教育机构展开自我和同行间的质量问责和质量改进,丰富了高等院校更广泛建制公众信任的基础和路径,推动了英国高校问责方式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sup>[23]</sup>,也加快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制度与英国高校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转型。

### (三)质量保障权力在不同主体间持续转移

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在保障目标和公众态度层面的变化,反映了英国近年来始于高等教育底层的、逐步显著的市场性特征。相反,保障目标和保障态度的变化又在技术层面为质量保障制度深层次的权力结构转移提供了可能性。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已然呈现出院校主动问责、结合政府问责与市场问责的多元主体特征<sup>[24]</sup>。院校、政府和市场之间在质量保障制度中的权力消长在博弈和妥协中保持着动态平衡。

首先,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作用表现出从疏离到控制介入再到轻触管理的动态变化特征。政府保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在于能够以权威话语建立行业行为的新秩序。因此,政府在质量保障制度初期的规范性建构中行使了重要作用。在院校信息不透明、不对称的环境下,政府保障可以通过聚焦院校内部制度的有效性,借助建

立标准和立法等控制方式,以模拟或人为方式提升外部对组织行为和结果的可预期性<sup>[25]</sup>。随着院校规范性和质量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政府保障对院校质量的意义趋于减弱。此时,政府质量保障对院校的介入必然减少,逐步进入轻触管理模式。

其次,院校在质量保障中表现出从完全自治、到限制性自治、再到逐步恢复自治的权力演变特征。英国高校在法理上具有自治权,而完全的院校自治将公众隔离在高校之外,外部对高校质量方法和结果缺乏认知和信心,从而必然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沟通机制来建立院校与外部的连接关系,这是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建立初期的使命和意义。然而,新规范的建制过程必将对院校的传统自治行为构成约束,导致院校自治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在质量保障活动中,外部力量的意义始终在于促进院校的自我保障行为,只有院校才能行使其质量改进的使命,质量保障的权力终将回归到院校手中。

第三,学生驱动正在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及质量保障制度的最显著变化。这一理念的变化推动了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从二元治理走向多元共治的格局。2011年,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就开始将学生作为院校评估中的风险认定机制。2018年,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又进一步将学生体验作为质量保障制度的目标之一,确立了大学活动对学生体验和未来就业性的要求,将学生放置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核心位置。学生导向的质量保障机制强调以市场理性作为院校的外部激励,促使院校主动开展质量提升活动以应对学生和收入竞争,在结果上与政府保障之间形成互补和支撑。2016年,英格兰提出教学卓越框架(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Student Outcomes Framework, TEF),以量化方法评估基于学生产出的教学质量,评估结果近似于排名,能够实现院校间的直接比较,这一方法极大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对学生体验的价值关注<sup>[26]</sup>。TEF的提出进一步巩固了学生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意味着,随着质量保障制度在高等教育环境中影响力的减弱,政府正在探索替代性的质量保障方法实现对院校质量的保障,政府对高校办学的参与和控制力依然存在。

#### 四、结语

从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英国质量保障制度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围绕高等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和自我发展需求而完成的自我调整和再发展过程。

在英国质量保障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看似不断提高,政府在质量保障中的权力逐步趋于弱化。但从深层次来看,学生的利益诉求是通过政府得以定义、表达与合法化的,学生与政府在质量保障制度中形成了一定的、非正式的代理关系。政府通过市场和学生的视角和名义,改变了原本对院校的直接控制和介入方式。以TEF为代表的新方法对学生体验和学习产出实施量化评估,评价结果直接并能实现同行比较,对市场和院校的影响和牵制作用明显,结果反而可能加剧对院校的控制性。如何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关系,以适当的形式和强度维护并促进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仍是英国质量保障制度发展中需要长期探索的一项复杂议题。

#### 参考文献:

- [1][15] A MCCLARAN. The Renewal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UK Higher Education [J].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2010, 14 (4): 108-113.
- [2][20] UKSCQA, QAA. The Revised UK Quality Code for Higher Education [EB/OL]. (2018-05-03) [2018-01-26]. <https://www.qaa.ac.uk/quality-code#>.
- [3] ROYAL CHARTERS. The Privy Council Office [EB/OL]. [2019-03-13] <https://privycouncil.independent.gov.uk/royal-charters/>.
- [4] 别敦荣, 易梦春, 李志义, 等. 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基于11个国家(地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考察[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11): 35-44.
- [5] UNIVERSITIES UK. Review of External Examining Arrangement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the UK: 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R]. 2011.
- [6] S BLOXHAM, M PRICE. External Examining: Fit for Purpose? [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5, 2(40): 195-211.
- [7] M SHAH, L JARZABKOWSKI. The Australian

-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 From Improvement-led to Compliance-driven [J].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2013, 3(17): 96-106.
- [8][16] S LIU. External Quality Audit in the UK: An Impact Analysis, External Quality Audit [M]. Witney: Chandos Publishing, 2013: 117-129.
- [9] L HARVEY. A History and Critique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 the UK [J].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2005, 4(13): 263-276.
- [10] 汪雅雪, 杨晓江.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审计制度的演变 [J]. 大学(学术版), 2010(10): 85-89.
- [11] C RABAN, D CAIRNS. How Did It Come to This? [J].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 4(18): 112-118.
- [12][19] A HOECHTEAS. Quality Assurance in UK Higher Education: Issue of Trust, Control,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 [J]. Higher Education, 2006, 4(51): 541-563.
- [13] N JACKSON. Understanding Standards-based Quality Assurance: Part 1- Rationale and Conceptual Basis [J]. 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1998, 3(6): 132-140.
- [14] 李华. 现代大学学术权利性回归——现代大学制度建构的路径分析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1(6): 46-49.
- [17][18] HEFCE. A Risk-based Approach to Quality Assurance: Consultation [R]. 2012.
- [21] 徐硕强, 王文彬. 主体自觉视角下的学生参与高校治理问题研究 [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1): 37-43.
- [22] HESA.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Statistics: Alternative Providers, 2017/18 - Student Numbers and Characteristics [EB/OL]. (2019-01-17) [2019-04-24]. <https://www.hesa.ac.uk/news/17-01-2019/sb252-higher-education-student-statistics>.
- [23] P MILTON, HEFCE. Quality Assurance i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An Attempt to Rationalise Disparate Systems [R]. 1997.
- [24] 柳亮. 国外高等教育问责制研究: 多重三角模型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0, 37(141): 33-38.
- [25] T SWIFT, TRUST. Reputation and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to Stakeholders [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01, 1(10): 16-26.
- [26]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for Students Framework Document [R]. 2018.

(责任编辑: 杨 玉; 责任校对: 侯月明)

## UK Higher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rigin, Evolution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LIU Yingbo<sup>1,2</sup>, LOCKETT Martin<sup>2</sup>

(1.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2.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Ningbo Zhejiang 315100)

**Abstract:** The Quality Assurance (QA)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n UK was constructed in the root of the tradi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external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ince the enforcemen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UK QA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s, respectively as of institutional audit, process-based institutional review and outcome-driven institutional review. During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UK QA system signals significant trends of development in three prospectives, including a student-oriented expectation, a more public-facing attitude and a shift of power from two dimensional control to a multi-stakeholder collective governance mode.

**Key words:**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code; institutional audit; institutional review; academic standards